



#1

跟着感觉走 Acts Emotionally

□冷林 Leng Lin

As a motor that drives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it focuses on discovering and promoting the new power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realizing the special valu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nd creating new ideas of contemporary art.

滕宇宁 (以下简称“滕”)：你什么时候想到要做“北京公社”？

冷林 (以下简称“冷”)：北京公社是2004年年底成立的。当时的想法，主要是感觉到有一种新的浪潮、新的推动艺术的方式很快要爆发出来。作为一个策划人，可能也是我个人原因，一直没有更多的机会持续性地施展一些想法。所以我决定做一个自己的空间，这样能以更好、更快地速度，来配合这个时代的发展，或者说对艺术的要求。

滕：2004年年底，798艺术区的发展已经很具规模了。

冷：对，798在非典之前就开始有点热闹，主要是非典以后更疯狂一点。感觉发展速度飞快，而且是加速度发展。当然，我自己也投身在里面，所以感觉到比自己想象中的更快。我们的空间最初不是在798起来的，而是在草场地。做了一年以后，因为当代艺术发展的速度太快了，画廊也在急剧的扩张：韩国人也来了，英国人也来了……面积越弄越大。本来艺术和面积没有绝对的关系，但在现实的运作图当中，面积也有某种含义。所以我也必须要符合、跟上这个时代。于是就移到了798，把面积调大了一些。当然，这个面积和展览质量好像没有太多关系，面积大了以后很难控制。可是这样一个面积，对于我来说正好，如果太大了会很累。我现在一年五个展览已经很累了。

滕：空间设在798后你有什么感受？

冷：798人流特别大，各种力量在里面聚合，从新闻角度来说是一个首选的地方，或者是最有新闻价值的地方。虽然我经常关门，但我也想在热闹的地方关门。我在草场地的時候没有关门，在这儿关门，第一个原因是人流量大，如果打开门的话会有很多人进来，我觉得不太利于管理。另一方面是自身的个性，同时可以想一些东西。展览也更能发挥出展览的效果，毕竟这里不是菜市场，不是卖萝卜、卖白菜。开始也有很多人不习惯，但实际上关门只是关着门，其实每天都开放，门上也写着。时间长了，感觉跟内部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大家陆陆续续地就会知道。

滕：感觉你对空间的目标定位很准确。

冷：也谈不上。不过肯定我有明确的目的——我原来是做策划和评论的，实际上我没有这个空间，即使在任何地方我还是会这么做，我没有改变任何东西。虽然商业很厉害，对艺术家、对画廊的影响很厉害，但毕竟我在这个领域的时间很长。最初的拍卖也是我做的，最初市场定价就是我做的——二十年前。所以这个领域里面我还算是比较熟悉，我想能够按照自己的一些方式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对我个人来说也是有意思的事。另外一方面，跟艺术家一样，做空间也需要有个性，不需要有模仿，或者是艺术家之间的模仿。画廊也是一样。所以我希望有一个风格，看能不能形成一种特殊的品质。当然这需要时间，开始可能别人不一定能看出来。在这个时间里面可能也会消耗很多资金，当然这是一个平衡，跟下棋一样，是看下一步，还是看第二步，第三步，都不一样。但是没有人能预见未来，也就是一个大概。大家都随着自己的个性，随心走吧。反正我就是这样走，如果哪天不行了，就回家。

滕：你的身份很复杂，既是艺术家，又是评论家、策展人，还当老师，做拍卖行……现在又开了画廊，你怎么定位自己这个空间？

冷：就是随心走，没有想把身份混乱起来，因为都没有经验。中国有很多新兴事物伴随着混乱，混乱可能产生垃圾，也有可能产生出某种创造力。在西方这种严格的商业体系里面，它觉得这里面有利益上的冲突，不应该是这么混乱的，多重角色的这样一种混同，不符合一个所谓的公平原则。在中国，好像开始就不太有公平，当然不公平不代表坏，它可能很坏，也可能很好。我们塑造的东西都一定不是按照公平的方式来走的，它可能提倡了一些理想的东西，但不是以公平的角度来认识的。当然你可以产生很好的，可以产生另外一个道德水准，可以产生很高的，也可以产生很烂的。随着社会进步，社会内部会调整。不是说我混乱，而是当时就没有人作拍卖，那都是新的东西。评论家是早期开始学这个东西（艺术理论），有些同学也进入了这个领域，需要给他们写文章，就自然变成了一个评论家。当时艺术家也需要做展览，刚刚听说还要组织，觉得很有意思，还能根据自己的想法（做展览），就做了策展人——因为十几年前都是刚刚听说的，以前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角色，尝试尝试也很激动。所以那个时候角色已经在混乱了，事实上一点意义都没有。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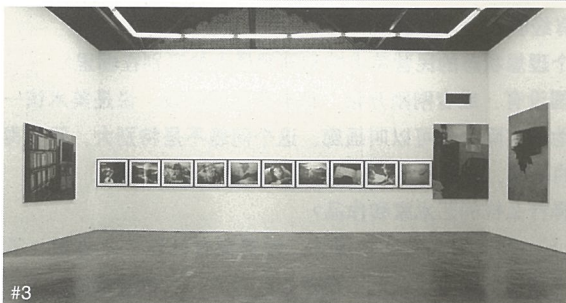
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觉得是时代的需要。包括拍卖，当代艺术跟市场没有关系，为什么把它弄在这里面呢，那时候还想革命呢，想跟钱开玩笑。这样就在里面做了，当然也有一些商业的规律，也要遵循一些所谓的规律性的东西。后来又出国了。我最想做的是还是想把一些想法、理论上的东西与实践联系在一起。中国又发生了巨变，我也想利用这个百年不遇的机会把自己的一些认识发挥出来。现在市场好，也能够撑住这样的一些做法，在别的地方大概是不可可能的。

滕：有人说你的北京公社是介于博物馆和画廊之间？

冷：这是我自己说的。我第一个展览还是得到了赞



#2



#3

- #1 集体潜意识 装置 尹袖珍 (图片由北京公社提供)
 #2 In-Out series No.10 油画 张晓刚 (图片由北京公社提供)
 #3 家 油画 张晓刚 (图片由北京公社提供)



Landscape series No.1 风景系列之一 绢本设色

助，是诺顿他们赞助的，在2005年的时候。中国没有很多博物馆，更没有专业的所谓当代美术馆。所以当时我就想，这个东西很有精神性，你不可避免。紧接着下一个是集体性的，跟精神也没有太多关系。当然，知名度本身就是一个附加值，时代变了也可以这样认为。所以我不是一个直接作画店的方式。我觉得“北京公社”带有一点更精神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跟画廊也不一样，跟艺术中心也不一样，跟博物馆也不一样……那还能有什么呢，就是一个混合体。为什么讲混合体？还是因为混乱，如果我有一个概念一定给你，那一定很成功。现在就是一个中间的状态，实际上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实验性的阶段，至少现在还不够让我积累一种反思角度的认识。当然这种状态也比较有意思，在西方是不可想象这样一种混合或者混乱体的。

可能整个世界艺术的结构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所有的画廊、艺术家都在面临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和传统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现象也不完全只存在于中国。只是在中国的高速发展下，我们还没有经验。

滕：在你看来，一个理想状态的民营美术馆和画廊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冷：民营美术馆中国没有，或者刚刚开始，也是在实验阶段。说是美术馆——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叫美术馆，但他们实际上也可以叫画廊。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大。我觉得都是根据中国人的性格、做法方式的不同，在摸索。

滕：你的画廊会选择什么样的艺术家和作品？

冷：在艺术家选择上，别人看来我比较保守。我需要有认识了才去做，了解的时间非常长，包括艺术家的变化和他们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当然也希望是激动人心的，最起码先把我激动起来。如果不能，我就放弃这个东西。我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不完全是一个即兴的，不管是策划或者没有策划的东西，这与我艺术的认识有关系。尤其在今天，中国艺术在市场上非常成功，也同样招来很多嫉妒或者其它很多负面的东西，确实也有很多问题。其实中国艺术还面临很多的东西，包括中国这个概念。短时间来看，靠这个符号吃饭当然有一定效果，但能坚持多长时间？或者应该怎么去转变还是很大的问题。像最近在柏林有一个展览，叫Made in Germany，这个就是挑战，看是Made in China好，还是Made in Germany好，他们那儿做的质量也还不错，也是挺高的。我觉得有挑战才能有更多的进步。中国太缺评论家了。没有一种批评，大家高枕无忧都随着利益去走，这个东西你说能走多远？这都是问题。

滕：您的国际意识还是很突出的，起码把您的展览都愿意拿到国外去做，他们也在接受。

冷：也不是很多，当然我也会做一些计划，我跟有关机构有很多关系，所以在那儿又重新去做，因为背景都不一样，知识、人员都不太一样，所以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式。

结构来起作用的。我觉得它还是要往前走，需要有一个推动的，所以我需要在结构的顶峰状态下起作用，它才可能下去。我不可能再下面起，我起不了作用，也不擅长这个。所以每一个做法都不一样。对于我来说，首先想到的是一个问題，艺术家到我这儿来，我一定想你骄傲什么呢？你很骄傲，我必须找到这个骄傲，我要找出这些理由来。找不出这些理由来我就放弃。

滕：因为你本身也是艺术家，知道整个空间布展对于一个作品的表达和想法表达很重要，你现在自己在做空间，要你的这些艺术家布展的时候，你需要有多大的弹性为他们建立最好的适合他们的空间？

冷：因为我理解他们的艺术，我也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当然我希望作品在我这儿是被放大，而不是被埋没。我选那些作品，都是有我自己的理由，很清晰，应该是很专业的。一个策划人需要表达出清晰的思想，你怎么想，或者是怎么看待这个艺术家的创作，会有各种角度。我今天这样做，明天可以换一个角度做，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不可能一次就涵盖了所有的全部。所以这里面跟认识、理解有关系，另外也需要你的品位。

滕：我听说您给这些艺术家做展览的投入是很大的。

冷：尽量希望是节约闹革命，只是在这些展览当中，不得不去做的时候我才去做。不一定投入大，就一定是好展览，这个跟投入没有绝对关系，其实跟空间尺寸也没有绝对关系，我原来做小的也很好。就是怎么利用现有的东西，怎么把它转换出来，在艺术内部可以产生一种对话的能力。当然（规模）大这个东西是最简单的判断，感觉大就是有实力，实际上跟艺术没有绝对的关系。实力也许让别人有安心的感觉，但它确实跟艺术没有太大的关系。它只是其中之一，是艺术释放条件之一，不是全部，也不是大部分，其实就仅仅是之一的概念。当然你说人们愿意谈论这些东西，可能是一种商业的谈论方式。这样也可以，但我不是在这个地方想。我觉得最好一分钱不花。如果要去，可能会想做得更好，还是应该恰如其分。

滕：画廊的每次布展也需要花费一定资金，您怎么保证它运转顺利，是能自给自足，还是需要其他机构的赞助？很多人说，这里相对封闭一些，可能有些展览也不一定很挣钱，这样的话怎么运转下去？

冷：我觉得没有问题，我在尝试一种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应该是更成功的一个方法。这是一个商业世界，也是一个新的创意产业，你有多大创意，你应该有多大的回报，我希望是成正比的。就是说我并不把学术和这个分开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创意，是一个创作性的工作。创作性的工作应该有一个恰如其分地适合于它的价值的东西，而且这个价值应该会越来越大。你更有创造性，应该比没有创造性价值大，而不是比它小，是这样一种方式。而且我也能体会到这样的一种东西。难道思想就一定不行吗，或者精神就一定不行吗。杰姆森到社科院讲过一次，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把物品作为商品来理解，他说现在是马克思主义巨大发展，思想精神都上去了。我想也许是。

滕：入行这么久，感觉现在行业有没有改善，比如说更规范了，还是更混乱了？

冷：我觉得谈不上，开始就是比较混乱的状态，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大家也很难区分出来。包括你说的投入大，当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谈论，包括专业或者是不专业，其实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人很多时候也不是安心地工作，看一个热闹，可能也需要时间去做一些准备。当然人越多，也是越好了，说明有一个基本的教育能力在里面。混乱一直还是有的，这样伴随相当相当长的时间。但在混乱当中，不是说没有变化，也在不断地变化。你到里面来就能体会到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包括方式上怎么做，艺术家也有变化，有的起来的，有的上去的。变化还是很大的。

滕：先在草场地那边开画廊，现在在798，随着艺术的发展，包括798以后可能会变成政府的创意产业园。这样的话，一些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干预，对整个园区的发展有没有一些帮助或者是阻碍？

冷：肯定是有影响的，至于减号还是加号并不清楚，从我们角度来说希望是加号，希望符合于时代的发展。也许有些体制上的问题，好的愿望会变成减号的一些东西，也有可能。这个还需要通过时间去看。

滕：你的这个空间以后还会做什么样的扩展？

冷：就面积来说，扩展挺困难的。原来还有草场地，我是保留的，本来想在那儿做一些更年轻的想法，可时间根本分配不过来，所以我浪费了一年，然后关掉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这段时间不会有太大的调整。让我感觉需要一些时间段的准备，不是那么从容地控制这个空间。另外还有大量的事情是在别的地方做，目前来说也是够了。因为大家对尺度的要求不一样，越来越大，我估计我也会变。当然尺度要求巨大，比如说上千平米，你有一定的频率去做出好的（展览），那真是厉害，真是佩服。如果不去改变的话，可能就会被淘汰，那我肯定就要跟上这个步伐，但我觉得很困难，因为我已经很累了。所以我们（要是）再来一个（空间），除非不管它，那它就衰弱下去，这跟大绝对没有关系。

滕：你有没有新的方向想去探索、突破？

冷：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在上海有一个（空间），或者是在美国有一个，我在想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所有的展览都是我在做，那就需要把我的角色做一个新的调整，变成一个管理者，可管理者又怎么控制质量呢，或者是按照一个方向走，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套智慧的。因为我不是完全做生意的状态，我其实并不善于做生意，当然我也认为生意很简单，就是一块钱买，二块钱卖，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东西。这里面会有一些商业热情，这方面我可能不是特别多，可能是在其他方面。在其他方面，我这儿做一个的时候，那做一个的时候，我觉得跟商业不是太一样，不仅要想，也要看得特别仔细。反正还可以，速度很慢，但是也还行。很多人对我都还是很支持的。■

（冷林：北京公社负责人）

Since its first exhibition opened in April 2005, Beijing Commune has kept trying to establish a new model of promoting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world, an alternative space which ranges between a classical museum and a commercial gallery.

As a motor that drives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it focuses on discovering and promoting the new power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realizing the special valu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nd creating new ideas of contemporary art.

Mission

- Promote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nd its artists internationally
- Encourage and support our artists to enhance their known talents and styles
- Organize professional conferences and publish books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 Provide our clients professional consultancy about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